孫淵如先生全集

易卦九六解

易卦九六之說見于孔穎達正義一以爲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一以爲老陽老陰以變者爲占似皆未得其解蓋九六之數出於太極一畫卽三也故漢志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洪範言五皇極皇大極中五在中也爾雅及漢人訓詁俱極爲中按之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太極在中加以坎下離上爲生兩儀其數三也太極乘兩儀加以震東兌西爲生四象其數五也太極乘四象加以乾坤艮巽四維爲生八卦其數九其體乾也虛其中則爲離下則爲巽上則爲兌艮震坎虛其二坤虛其三故成象也故八卦不離太極太極函三爲一証之繫辭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三極之數爲九也然則畫乾卦當爲⁝⁝⁝坤當爲：：乾爲初九者九數之一九二者九數之二九三者九

數之三其坤稱六亦如之後儒止知卦象爲積畫故不得九六之解宋人圖太極爲陰陽互根是當名爲兩儀圖又或置太極於上是當名爲太上圖遂極中之訓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與

附太極圖

、

象 坤 兌 乾

太極生兩儀 陽 太極 陰 兩儀生四象 陽 太極 陰 四象生八卦 離 太極 坎

象 巽 震 艮

乾 九 九 初 坤 六 六 初 洪範 ○ 四金 ○

九 ○ ○ ○ 六 皇極 火 五皇極 土 木

圖 三 二 九 圖 三 二 六 圖 ○ 宋 ○

咨請會奏置立伏鄭博士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呈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等處學政曹　爲咨請會奏事本司查　國家擇先聖賢之後置五經博士授以世職所以崇儒重道典禮優渥其制仿自明景泰時歷代增置至我　朝修明祀典自孔門十哲上溯周公旁及關裔下至宋儒皆爲置立五經博士至周至備考列朝五經博士之設或以制禮作樂或以身通六藝或以闡揚道統惟漢代諸儒承秦絕學之後傳授經文經義去古不遠皆親得七十子之傳若伏生鄭康成其功在經學絕續之際較七十子爲難又迥在唐宋諸儒之上今世祠墓子孫現在本屬鄒平高密之境允宜會同貴院將二賢學行奏請　國家予以曠典以昭先賢傳道

之報考尚書出於伏生壁藏又口授其義始有今文二十八篇顯於世及孔壁得古文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其無今文可証者凡十六篇竟不能讀又無能注者謂之逸書存於故府今之孔傳梅賾所上非孔壁古文朱文公疑之是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明其義即古文書後出孔壁無伏生之今文亦不能識讀則伏生一人為唐虞三代微言道統之所寄今鄒平有宓氏諸城有伏氏皆其後也鄭康成為東州大儒於易書詩禮論語孝經皆有傳註　欽定諸經義疏多引鄭註唐儒正義推闡其說宋儒章句沿襲其詞至乎三代禮儀服物典章周程張朱註解不出鄭註範圍亦或遜其精密故范史以孔書遂明稱之核其行事見於史傳亦無可議今其祠墓子孫現在高密前學院既曾加修葺又為設奉祀生或以前代置五

經博士重在道統不知道存乎經統本於堯舜禹湯文武伏生不傳尚書則道何所存統何所述東晉板蕩經師失傳諸經之義豈能臆說頼鄭康成集漢儒之大成經義非康成則淵源中絕唐宋諸儒何由復知道統幸值我　國家久道化成興廢繼絕伏生鄭康成祠墓子孫適在東省地方官自宜陳請增置五經博士以為世職維學院有激揚風化之責事關崇奉先賢本司不便專政為此咨呈貴院挈本司銜名具稿上聞並祈指正裁奪賜覆施行嘉慶元年十二月初九日咨呈

舉孝廉方正議

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中外臺或視孝廉方正爲奇行非今世所有牧令舉到甚且壅遏不行各省相觀望署按察使孫星衍有激揚之責因核議以上大府並移咨各省議曰孝廉方正者質美未學之名也何以明之論語云入孝出悌愛衆親仁弟子之事當學文又云賢賢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交朋友信或以爲未學或可謂之學此皆七十子之言其行若此而猶有以爲未學者言其質之善而恐不能止于至善也禮記之言止于仁敬孝慈信者惟文王一人蓋難得而見故子稱善人不得而見之今之所舉孝廉方正者不過供爲子職有所不爲之士若舉人亦名孝廉中外薦舉各官亦云守清守正世未嘗爲異之也何獨至于　曠典而以爲無人耶且士大夫并孝廉方

正之名而不居見其人而以爲異將反而行之抑教民背而去之耶漢時選舉以茂才異等賢良直言爲尤異或遣使察舉或詔三公光祿御史州牧歲舉一人其於孝廉則次之率二十萬口歲舉一人魏時則口滿十萬歲察一人 國家 列聖相承教養生息數百年一郡一縣何止十萬二十萬口又遲之六十年方有此舉唐虞之際于斯爲盛則世之膺此選者大不乏人意當倍蓰於漢魏之世柰何將有才難之歎豈所以尊 朝廷重當世之士乎或謂守令奉行不善則可耳胥吏求索不遂則駁而抑之吾亦不敢知居民上者果壅於上聞不亦違聖門舉爾所知之旨哉且今之所舉孝廉方正亦未定之名儒者之學事君不忠戰陳無勇即得謂之不孝此之所舉亦視其事君戰陳何如又一介不取而千金則盻治身不穢而事上模稜亦

皆廉者不能廉方正者不能方正之効何則一鄉之譽不必得之通國一日之名不能終於晚蓋故曰質美未學之名古人所以難知人則哲又有處士虛聲之誚也漢之舉孝廉者未嘗無墮行之人而不以廢其科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潔與其進斯言得之矣今之驗孝廉方正者必曰無奇行實迹夫孝廉方正豈可求奇行拘實迹乎孝求其奇則郭巨之埋其子廉求其奇則仲子避兄于於陵莊周却聘于楚國方正求其奇則左孺死杜伯之難矣安能復爲　國家儲有用之才哉廉使訪聞檄舉之人多辭不就徵亦足知齊魯奇節之士不讓于古所云也今之吏治經學詞章皆遠出于古後世必當知之獨謂孝廉方正之難覯吾誰欺

觀風試士策問五條有序

告諸生長吏下車猶有觀風之典使者自膺簡命出任監司宣運防河會無煖席文教之事不遑何觀頃攝提刑地兼齊魯官書親判不廢研經此邦爲聖賢發迹之區經師輩出遺風餘俗猶有存焉督學之課士僅以四書文旣有一日短長亦不足覘實學今易以射策博物善述之士可以各獻其能一問儒術二問經學三問諸子百家四問地方古迹五問河渠畜牧積貯將以觀諸生修身稽古善俗通今之要庶其博考載籍廣咨耆舊稱所問焉其有未詳使者仍獻其一得夫德爲藝本使者方飭校官延訪擧世同居行可矜式者予以束帛旌閭之典諸生或撰著成書及一技絕人亦宜悉然來謁廣我見聞使者少賤多能游幕吳楚秦晉梁魏之郊官于 京邸所見

與人與書不知凡幾其於性道訓詁文字聲音天文地里金石醫律諸學亦嘗各見淵源願諸生勿有逞心引爲詬者云爾

問服膺儒教必悉淵源楊子雲稱通天地人曰儒所謂天地人即繫辭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歟虞夏書言三德六德九德洪範言剛克柔克正直皆即其事外此見于內經各緯遞周書諸子者能詳言之歟孝經緯以性屬陽情屬陰漢儒皆宗其說宋人言性不言情切乃非歟儒之所以尊於九流者兼法陰陽五行治身治世其他道墨名法諸家各用一行以相勝流爲釋教偏于何行能辨明之歟漢時通天人之學則有董仲舒賈誼揚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能條舉其撰述之要歟理學出于何書理字于文从玉治玉也故以治爲理又經言文理密察是即發字與文理學之義

安乎不安大學一書道在止善而不在明善明而不能止非至善也明心見性之說于聖學合乎不合格物之義格至也言物至而能知善惡誠意正心必驗諸接物舍格物而言誠意正心之學果足恃歟後世以格物爲感格扞格者是乎非乎諸生學術宜端必求之三代古書方能通貫天人幸勿自畫自棄其詳擇焉

問六經出秦火之餘眞譌雜糅宜知本末易之六十四卦据管子稱伏羲作六崟以迎陰陽淮南子亦稱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重卦起于伏羲但無文字世以爲神農或謂文王毋乃非歟尚書由伏生壁藏特口授其義朱文公誤以伏生口授書文毋乃與史說違歟今所傳古文尚書與孔壁書有眞僞之分能言其篇次歟詩有齊魯韓三家而毛氏獨存說文所

引古文詩毛氏文字何又不同能言其故歟禮記四十九篇藝文志不載或即在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歟漢文所造王制有本制兵制服制篇而世說傳禮記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造何歟春秋以傳附經始于何人其謬安在論語成于六國時能考究其故歟孝經之書孔子稱爲志在孝經朱文公疑之有刊誤之本猶得謂之信而好古歟爾雅周公所作各篇俱有增加能辨晰之歟外至方言急就說文皆經義之支流樂經各辯雖亡其遺時時見于戴籍能舉其大概歟諸生講求有素幸悉所聞以對

問揚子雲不讀非聖之書聖之訓遐其能成一家言者即聖也諸子之學亦宜涉獵儒家晏子孟子之外有子思曾子漆雕子其書不傳遺說猶可考歟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春秋繁露即在其中歟道家有鬻子即今管子何由入于道
家太史聃周之世官禮經述吾聞諸老聃而今老子中有云
禮者忠信之薄何相矛盾歟墨與儒並稱其書見在能言其
攻守之效歟縱橫家有蘇子而今所傳鬼谷子不見于藝文
志是一是二能詳考歟兵權謀家有孫子兵法今有魏武諸
人十家注曾誦習歟天文之學古重占驗黃帝巫咸甘石星
占何不見于藝文志靈臺秘苑開元占經猶可循覽歟唐設
醫律二學博士掌之內經見藝文志而無本草或其書古今
異名歟李時珍本草綱目全襲大觀本草其謬妄在李悝法
經六篇即是今律內名例等篇能考其次歟唐律所以長法
家歷代之書賴以不絕能求其故歟遁甲書流傳最古其見
于正史者能詳述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推日辰法如今六

王郎藝文志雜家伍子胥之傳歟今有宅經及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不見于隋唐經籍志何也諸生博聞强識其必有以益我

問齊魯名邦舊聞具在載籍南宋國歷而後日漸傳譌南濟北濟分合不常轉附朝儛山川無証鄭氏以貢夏在衛而兗州亦有貢瑕陶邱即是左山而志乘以爲髳山諸生以時地通經能研覈是非歟伏羲陵在魚臺譌在陳州女媧陵在濟寧譌在潼關湯陵在曹縣譌在榮河

國朝釐正祀典既改東平堯陵祭于濮州矣三陵事可并案見于古籍或行碑碣能博考其是歟曲阜少昊陵出何書傳能知其本歟閔子騫墓在今范縣左邱明墓在今肥城王章墓在今安邱見于寰宇記而或譌在歷城或傳在嶧縣或譌

在滋陽曹縣伊尹墓誤在歸德箕子冢誤爲萊朱能据書以
証之歟滋陽有柳下惠墓費縣有鄭康成墓又不應經典何
也其他聖賢陵寢祠墓諸生生于其地必能徧加搜訪各述
所聞使者當申禁採樵樹之石碣無隱無漏助我咨諏以稱
懷古幽情焉
問入國問俗輶軒之任使者讀書聞政所至以興利除弊爲先
水利農田尤其專責孟子欲滕行井田誠見鄒滕薛一路依
山濵水多有泉源因其地利今諸泉濟運或尚可導引灌田
歟唐地里志臨朐有賀公渠引白浪水溉田有普濟渠其他
縣邑古時溝洫遺跡存與否生其地者猶能考究歟江南水
耕火耨兼有水碓水車之利此邦或不能用水旱聽之天時
有教民之良法歟禹貢以作牧稱萊古時谷量牛馬萊州一

路畜牧之利可興歟山左民無蓋藏宜籌積貯常平社倉義倉利民之本而採買勸輸不孚衆志或吏胥侵擾抑巨室不能好善歟古者榷茶禁酒所以重農今可墾之田有用之穀蒔菸音蔫卽烟葉造麴有術以杜其弊歟泰山菏澤山藪之利無窮不中斧斤數罟之禁果生之寡而食之衆歟諸生習知風土各舉見聞旣可以助使者周察民隱亦以覘處士經時之略焉其盡言毋忌毋隱

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　為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鳧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大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据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司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兗邱陳為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即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兗邱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既稱為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為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為陳州之據彭府等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

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
尋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
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
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謂在陳州自
宋政和始及南渡已後魚臺地入于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
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于陳洪武時祀
典多不足信今　國家更正東平州舜陵于濮州東平之陵亦
係洪武已來祭告之處祝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
二事可併案矣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邱在陳州之
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
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誤壇爲陵查宛邱八卦
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即以壇址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即妄

移陵寢于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誤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文不加深究恐非實據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証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証既已生于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皥之祀詩緯言伏羲生于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即是濟寧雷澤即在魯北承匡即西凫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尊負壹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釐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與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鳧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

高平西北書用謚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

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兖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鳬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兖州元和郡縣志方與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屬兖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于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鳬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翁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所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

重建伏犧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翕撰并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尤甚雖人倫之化旣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與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并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梏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

冥化此至寂而無幾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既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撫而充之發越揮散與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遂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與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維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

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採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所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

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磬丹衷自備已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旣畢功名翁爲之記翁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鎭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傅孫小三娘子壽奴

按碑今存鳧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苹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

羅苹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
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
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皐關而
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
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
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即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
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沛入泗亦在豐單之
間故羅苹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
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于山麓之半其

東一峯巒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顓臾皆諸風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于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嶗崒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里志不載伏羲陵而見于碑碣可據者如此

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笠諺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昊氏伏

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傍生靈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子顓臾以主祭故建廟于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昊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即以爲聖陵者蓍封殖之處即生非因地變今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是其証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翮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

廟祀而妄删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苹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即伏羲風姓也南臨汉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戸春秋少牢羅苹注上歷大昊宛邱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

陵寢雖存樵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邱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昊氏于陳州以金提勾芒配

按乾德詔為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邱陳州之左蓋羅泌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翁皃山廟碑文云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于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為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卽在魚臺之皃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說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感而

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于宛邱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于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苹馬端臨不能深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苹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郎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

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嬀滿于陳宛邱縣八卦臺在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于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宓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宛邱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即伏羲于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

史時尚見之所紀創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其墟則國墓葬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即太昊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于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于曾濮之間更于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咨覆稿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裴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即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裴駰語但皇覽既以爲薄城即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已氏臣瓚稱亳有

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貰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卽是濟陰反詆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皇覽旣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尙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裴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貰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漢建平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州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裴駰又引其

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
湯之陵將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
陌爲皇甫謐之言賈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
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即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附之祀典祭
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
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賈司據正史以定榮河湯陵卒
無正史所言其陵其地可據其說五也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
舜禹周文公尚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認湯陵于
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于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
証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賈司以寶鼎之銘爲傳會汾陰湯
陵編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杜預作
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

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証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亳蒙目擊邱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貴司若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衒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循列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貴司所言裴駰集解案左傳曰皐墓在殽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沙邱及孔子宅之譌是眞傅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條理明晰本司深爲

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昊之陵無古書可証正爲旁徵今貴司移鎮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鄄遞之滎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 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 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開准貴司於兖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横隔其地入于山左又併山西滎河之湯陵自明時列于祀典相沿至今特由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開復准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揭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謬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准此本司當即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傳考書傳查得滎河縣殷湯陵列于祀典最爲久遠隋唐祫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于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

司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
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訛廟作之陵之證本司因考今萬
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
治于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從陽於河東劉淵省汾陰
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
矣皇覽日漢冢帝建平元年司空御史長鄉榮行水災因行
湯家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城徵陌是也皇覽所
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陵之見于世未有光於此者皇
覽爲專考帝王冢墓之書所言當得其貿故隋時古書猶多
而于定祀典偶取皇覽必有據也鄙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
汲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迹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傷泰寧
公所減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仰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
使者而家行之哉冢史記正殺於湯祉文下特引括地志云
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令陝西三原縣境
距今潑城部陽之間且三百徐里蕃長乃指在漢徵縣之湯
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貞司所云淡權聊魏皇覽晉伏
湯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殺冢伏酒北征記見于樂史所
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之蒙亳減然然酒東晉人承杜元凱
之誤文從征採舜原非確有考謂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
漢屬溯蝴徵縣與濟陰絕不相冢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
引皇覽乃哉去在漢屬湯翊以下云云而役加湯冢在濟陰
溥縣數字於首遂嫁漢冢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
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所之劉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
解中道云某日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日聊案某日云云者皆

稍以已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駰案左傳曰皐墓在殽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駰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駰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驗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司偏考古書實無所據崇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譬合二十一篇論其體曰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溥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溝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即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守見俗水水經有說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于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傳會正如一男子泰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識藏于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宬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寶字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滑蔵貴乎辦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承和中伊承咼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矣總之湯陵之見子傳記皇覽爲先杜頊臣璜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貞古帝王陵廟列在常祀自脩湯始即湯祀於汾陰已歷于有餘年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畝享於是久矣即曹縣之湯陵考据果精揖守家可也守土官蔵祭祀可也而榮河之湯陵固不敢遠言更正又況貞脣之辦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侯查

勘確實即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尚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准貴司咨覆湯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歷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即爲前儒耳目所不到輾展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并案然濮州堯陵既於　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瞢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祀大皞今曹縣眞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瞢雖忽

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憑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窀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駰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証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即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

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虛塟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以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晉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即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据蓋唐時盛行僞書即据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証也至湯冢在徵亦非滎河之陵滎河與滎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晉司以滎河湯陵即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徵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皇甫謐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邱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邱曹縣援據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邱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

墓爾載乃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滎河滎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商邱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至貴司既博核書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并各處湯陵於不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不解終不以後得而弃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并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間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貴司博聞強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

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縈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愼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眞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　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　為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准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榮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為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榮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榮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指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為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為佩服今舍子攻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愉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偽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推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

中請　廷議覽罷祭河之祀而改祀猗邱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陜西澄城河南商邱不難並指荒家為湯陵皆不忠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還就前說闕百詩之疏證偽書後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賴貴司以大公為衡毋爭勝于方隅毋求多于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紛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併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水經注以此語爲裴駰語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水經注作大司空史御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駰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間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尚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

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即謂薄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証薄縣湯陵裴駰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為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為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為亳王推酈道元既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意徵之湯池即為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始平之間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

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曰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邱墟（太平寰宇記）

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補當作裂）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即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

内史記紂之諸父箭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邱墟今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

又楚邱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邱墟也

路史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有湯葬亦有溉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拔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據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亳城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即今舊考城在曹縣境内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巔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據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亳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為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榮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縣在縣北四十里

聖賢冢墓記湯冢後魏天賜中坒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盜之于河 路史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弩以銅爲鏃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 史記河渠書正義 又太平寰宇記寶鼎縣後魏太和十一年復置汾陰縣於后土城周武帝又移于殷湯古城

按榮河即寶鼎古汾陰地榮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陂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據括

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甯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証至隋禮儀志禘祫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邱皆引伏滔亳冢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

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
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
今扶風徵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所謂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
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
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
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
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
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

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于鳴條年百歲禹巡狩至會稽崩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并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証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譌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証湯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左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也今旣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証酈元引証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 史記正義

按始平卽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卽湯祠矣但興平之湯祠眞亳

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譌在今興平者或亳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即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尚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証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詞亦僞尚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稷考

稷者今呼小米顆圓色黃後世不知以爲穄米非也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田正也自商以來周弃主之（自田正也已下據大觀本草載唐本引說文云云下云此官名非穀號也是古本說文有此文後人刪去）齋稷也或作粢又云秫稷之黏者或作朮爾雅云粢稷衆秫郭璞注稷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注秫云謂黏粟也粢稷則今小米秫則今高粱氾勝之書言粱是秫粟（大觀本草陶宏景引云）故廣雅以高粱爲朮稷言似稷而大如牡丹稱爲木芍藥也稷爲五穀之長以其色黃種早故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昏張中即仲春也月令謂之首種先儒多謂稷爲粟今關中河濟間人以粟名小米是古今同名也說文又以𪎭爲稷雪𪎭即稷之小者形圓與今小米相似亦一証矣今人又呼高粱稈爲秫稭知秫爲高粱也凡穀俱有

黏不黏二種稷秫皆有之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分言之耳神農本草經不載五穀以人常食而非治疾之藥也名醫本草則有粟米陶宏景以爲江東所種當白粱又有稷米陶宏景云稷粟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又有穄亦不知是何米詩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麥此即八穀也俗人莫能辨如五穀尙弗能明而況芑之英乎是宏景誤以粟爲白粱又不識稷爲小米穄爲稻米也大觀本草唐本注則引呂氏春秋陽山之穄又引禮記稷曰明粢誤以爲一本草圖經云稷米今之穄米也按說文以粢爲稷自用禮記稷曰明粢文故字亦作齋是稷之雅稱非別名其云穄穈也別是一物倉頡篇云穄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穈一切經音義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陽山之穄高誘注云穄關西謂之穈冀州謂之堅穈即穈字今與麥同熟穗頼疏而下垂者

其非稷秫一類明矣爾雅說文比附稷秫是知同類而非黍也而名醫別錄有黍米陶宏景云其苗如蘆而異於粟粒亦大於粟而多則宏景又誤以高粱爲黍也按尚書大傳云主火者夏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于巳壯于酉長于戌老于亥死于丑黍種于夏卽非小米高粱據倉頡篇則黍小于穄而黏者玉篇亦云穄似黍而黏則是穄之一類矣陶宏景又以秫米爲作酒及煑糖者是以秫爲黍聲相近之誤五穀稻則秔稬光黍則穄之屬稷則小米及高粱之屬麥菽不必言宏景此不能知而欲服食求仙吾知其方藥之誤矣若粟雖爲稷別名而實米未去稃之號故在田謂之禾連槀謂之穀未去稃謂之粟去稃謂之米禹貢之納銍藍連槀者納秸則去槀故說文云去其皮鄭康成云去其穎也與納

粟納米各有遠近之差也

太甲陵考

太甲冢當在今菏澤東北六十里歷山上今傳在歷城縣歷山誤也按水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故城西北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澤之東逕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皇甫謐曰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據皇甫謐郭緣生酈道元說濟陰自有歷山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不言何地歷山考商都薄在曹考城今曹縣之門濮州即其千里畿內以湯葬濟陰揆之太甲冢當在濟陰歷山皇覽所言歷山即是濟陰之山也劉昭誤附皇覽此文于郡國志濟南國歷城之下太甲冢不當遠至歷下方志誤從之不可不辨今菏澤縣歷山上有虞帝廟疑亦後世改太甲廟爲之或有碑碣故迹未可知矣

孫吳將印考

孫吳將印以嘉慶元年得於歷下廉使署時校刊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孫子兵法王刺史以此相詒咸謂有神感云印度今尺方四分厚二分鈕徑三分已墜印中空篆文曰孫武私印案孫氏有二見鄧名世姓氏辨證云出自姬姓衛康叔八世孫武公和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又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字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又見宰相世系表則孫武爲陳書之孫而臏之祖也陳書一見于春秋左氏哀公十一年傳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下云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夾下云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陳書以獻于公則陳書爲魯所獲或以爲歸國子元時并以陳書歸齊其伐莒賜姓孫武奔吳之事皆不見左氏及晏子春秋蓋出于姓苑姓纂諸書不爲無據譜系之學後世漸亡史記惟言孫子武者齊人也又云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似不記其世次又云武後百餘歲有孫臏不言其孫蓋臏之顯在武百餘歲後而生未必相去如此之久也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爲兵法越絕書云客史記則云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是以客卿將其軍後竟爲將無異詞也闔閭時印信通名爲璽周禮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注今之印章也月令云固封璽左傳云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

之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律疏議引說文璽者印也今本說文訛作王者印也蓋璽下王字誤增一字許氏用古意說字不應言王者印也官印以官私印以姓名此印既題孫武則宜名私印矣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吾祖名繼達爲明指揮使賜第武進卽忠愍公從子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爲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參知公在宋末爲安撫使提領宋亡守節不仕其前竟無考矣又考世傳孫氏有二一爲蔦氏孫叔名敖之後一爲夏侯氏以外家姓更爲孫氏皆非孫姓不可不察也

漢犧叔士孫喜印考

予小名喜初客關中令興安守周君世紹以孫喜印見詒身常佩之旋失去文登畢文學以田仍得孫憙印以贈予印方徑五分橋紐喜憙古同用耳初讀薛居正舊五代史有孫喜後讀漢書王莽傳有云大傅犧叔士孫憙清潔江淮之盜賊知犧叔者王莽仿虞書古官士者其屬仿周禮也下云孫喜與景尚曹放等擊賊即其人胡三省注通鑑以士孫爲姓喜爲名見其時有士孫瑞而云則誤之甚矣

呈覆座主朱石君尚書

新正一日接奉手示稔吾師起居萬福並讀賜家大母九十生日序名臣詞翰足光家乘謹懸座右星衍繹吾師札中所稱四科之四則文學亦不悖乎上三者之言甚深欽佩聖人之教重在修道道即文也故子以四教先文入孝出悌當學文六言之好不好學則成六蔽虞書教冑所稱剛而無虐及九德之而字讀當爲能能字古作耐能即勝也勝亦克也洪範之剛克柔克即克己復禮禮即文也論語稱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亦道也星衍以爲文學不惟不倍德行言語政事之科而德行言語政事既爲身通六藝之徒則皆出於文學但游夏有專家之學傳述著於時故聖人獨以文學稱之耳德行不由於文學則忠孝亦愚言語不由於文學則授政不達政事不深於

文學則從政何有之才亦或爲聚斂之事後世譏不學無術思用讀書人有以也吾師恐考据詞章爲非文學之上乘亦視其考据詞章何如稽古同天祖述憲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考据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亦詞章也能進於學則四科何不可兼孟子所以有有爲若是之言也吾師又謂正心誠意短在不能致知格物尤得治身治世之本大學之格物致知在正心誠意之先鄭注禮記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夫格物致知不可分爲二故大學本文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誠其意先致知欲致其知先格物下則云物格而後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物格爲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關學也是以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誠意之難在

致知者虞夏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中庸篇云明則誠矣非知之明則意不誠古人云善善而不能舉惡惡而不能去又云所謂忠者不忠賢者不賢夫善善惡惡謂賢謂忠誠意也好善好賢好忠正心也而不能舉不能去非賢非忠物格而不能致知也今夫斷獄知殺人者之當罪非其罪之當釋明善也及兩造具備格物也不知其無罪而入之或反疑其冤而釋之不能致其知也而罪之釋之之心無他出於善善惡惡此正心誠意之不可恃也儒者之學無窮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又曰思而不學則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軍旅未學藥未達不敢嘗非僞爲謙退猶堯用鯀之試可周公用管叔之過比於宋儒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大相逕庭格爲來物爲事格物之義不可謂窮理之學而謂之窮至事物之理又其

謬也夫闡折竹聲而悟以桂香爲無隱不可以欺吾儒之學往於都官中見有談明心見性之學者自以爲有得試以疑獄卒不能斷是知虛空之理無益於政治也善乎吾師之言不講格致則雖有仁心廉操何從着手以察吏治獄安民耶宋明之儒知之者鮮此星衍之所以日夜切心者也至大學致知之功卽絜矩之道惡於上下前後毋以使上事下先後從前惡於右左毋以交於左右上下前後左右物也或使事或先或從或交格也所惡無以加於人致知也是大學格物致知之學在此原不必補傳而吾師向疑朱文公割裂大學補格致傳確有所見不可易也且吾師爲政則爲悃愊無華之吏校士則重博聞强識之才格物致知莫過乎是何爲歆然哉若吾師以僞尚書無損益於人心風俗病又非之孔子曰君子亦有惡惡紫紫鄭聲奪

何損於苗裔何損於色鄭聲何損於雅樂是非不可亂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言可任其以僞亂眞乎張霸之書王莽之誥其言必褒諸道不可以教後世何必太甲旅獒篇哉僞孔古文剿襲經傳引書之語故有雅正之言然是非倒置瞽瞍父也以爲信順其子（趙岐注孟子以瞽叟亦允斷句下云若是今僞書誤割允若爲句）五觀非賢以爲作歌拒君無論其制度典章之謬且聖人之學具在九經何言不足垂教而藉僞晉人之言以爲木鐸則盜亦有道釋典亦有勸善之言豈儒者所宜擇善服膺哉若知其僞而不疑反附於闕疑之義是見義不爲非愼言其餘也吾師言今之耆學自以爲高出前賢然察今之學者有非誇誕之處人才亦隨世升降晉代板蕩經師遂絕汴京淪喪古籍盡亡其時雖有好學之儒抱殘守缺甚且以釋典解經遁入空談性命之學　國家承平日久

教養又深自笥河先生奏輯四庫全書南宋已來未見古書漸行於世今之學者不肯以臆說解經惟尋繹三代古書訓詁聲音及漢儒墜緒求合於聖人好古敏求之道此則勝於古人吾師所宜加之激勸以成一代之才要之沒世然後是非乃定星衍蒙吾師曠世之知學有所得不敢不陳之左右幸終教之門下士孫星衍拜呈

元和郡縣圖志序

地里之學古有所受古文尚書山川見於班史地理志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釋例魏晉六朝人地里書見於水經注及括地志而摯虞陸澄任昉顧野王之書先後散失水經注止記川流經過其於郡縣故迹不能備載唐魏王泰所撰括地志其佚僅見於唐宋傳注全書久亡今惟李吉甫所著元和郡縣圖志獨存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証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古今地里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但不載書傳名目又間有異說及疏漏之條若大坏不在成皋大别不在安豐魚臺不載伏羲陵曹縣不載湯冢之類是其小疵然其大體詳贍可以証今方志鄉壁虛造之說無此書而地里之學幾絶矣吉甫又撰十道志與此志相發明故金田肇

碑引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𨽻不見於郡縣志又不得以疏漏譏之其書篇首有圖中興書目及晁公武讀書志皆云闕不存蓋亡於宋今本卷十八河北道景州闕五縣卷十九河北道卷二十二十三山南道卷二十四淮南道卷三十五三十六嶺南道俱闕共存三十四卷此又宋已後所亡佚矣予所見有　聚珍版本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卷末有淳熙間程大昌洪邁及張子顏兩跋蓋即大昌錄寄子顏版傳之本也孔農部繼涵嘗以江南進本及翁學士方綱藏本合校補正譌脫周夢棠又刺取傳記附闕卷逸文及補目錄一卷於後今併刊行之近人刊太平寰宇記或加刪削以爲孔子不應列曲阜臧文仲後而併去之又以竹書紀年諸書不足信而刪其語予嘗惜之今刻此書不移其卷以存史闕文之義圖雖亡仍題元

和郡縣圖志以從其朔括地志寰宇記長於此書者以載所出各書但非此志不足補魏王泰之佚開樂史之先尤當與二書相輔行世地理之學通于政事周官稱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夏官司險秋官職方亦各有所掌而周知之吉甫爲棲筠之子德裕之父三世爲相其秉政時爲帝言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嘗節度淮南樂官民固本二塘及平津堰再入朝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寛貧民又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圖上河北險要皆切時政之本務嘗撰百司舉要及六代畧諸書悉經世之學此志爲元和八年奏御之本文義簡括便上省覽以達地形守相須用讀書人豈不信哉嘉慶元年正月朔校刊此書至五月五日畢工與校者

舉孝廉以田錢文學鏞也　賜進士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

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兼

署運河道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陽湖孫星衍撰

王大令復詩集序

往予以丁酉歲薄遊江淮與秋塍明府把臂于維揚金校官兆燕坐上論詩見燭跋一時名士邀吾兩人遊極登臨談讌之樂別去八年予在關中節署秋塍來依畢秋帆中丞幕府參理文檄中丞方開鑑材之館同舍生以經學詞章相矜尚值姚觀察頤王廉使昶先後入關又多從遊佳士暇日搜訪漢唐故蹟著書歌咏以紀其事而莊判官炘錢判官坫及秋塍竟以參軍人告授官職極才人之殊遇比中丞移節中州又請以秋塍入幕隨行與予聚于大梁已而秋塍以吏治膺特擢爲商邱令予亦以上第官翰林比部數年中秋塍兩以入　覲至都至則招集同人飲于寓邸問字堂中問字堂者朝鮮使人朴齊家謂予多識古文奇字因爲題署都下名公卿及海內好古之士常造

門借書籍治酒具以爲歡好事者或寫爲圖予贈秋塍詩所云君有金魚沽綠酒我猶珂馬逐紅塵者也又數年秋塍調任偃師予出官東魯防河曹南與中州隔一水時與秋塍郵寄詩什往返酬酢不異在幕府授簡時自攝廉使移官歷下日在案牘堆中得秋塍書知方刊所爲詩如干卷成索序于予蓋非政成人和不暇及此書可知也考唐之詩人才高者率多不遇既遇矣亦或牽于人事淹于歲月不克手定詩集予因秋塍回憶同人黃少尹景仁汪明經中余上舍鵬翀嚴侍讀長明吳舍人泰來當時或預江淮河華梁苑日下之遊今皆負才早逝述作零落不傳獨秋塍之詩褎然成集古人云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又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秋塍之遇不特優于茲數子如唐詩人亦不多見與秋塍名父之後其尊甫比部君有丁辛老屋集

行世傳家文獻不墜故其詩才得漁洋竹垞之長雍和雅則無浮靡佻巧之習至其起家河防爲丞不諾諾宰兩邑俱有循政讀詩論世者自能得之予與秋塍有元白之交故爲畧述其同遊蹤跡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十月四日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前兼署山東全省運河道刑部郎中翰林院編修孫星衍序

封禪論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爲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緯書出于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梁書許懋傳引）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功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

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臯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勑天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討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爾升中裁達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聰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于莊子管子之言必三代時相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卽其事合符亦瑞瑞也天子執冒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爲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稽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

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爲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葅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寖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傳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爲羣儒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爲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其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倪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爲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

廢也亡秦者胡之讖出于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
讖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爵諸侯之土于文从㞢从土从寸
守其制度禪者祭天于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
告或于天也或封者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方春應二月示
布德行惠勉諸侯言賞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
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
之高歸功于天禪闡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威曰除地為墠
後改墠曰禪神之矣是謬以墠解禪字項說遠古義矣吾慨世
之嘗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已之愚反嘗古人之愚若明堂辟
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譌不得其實後遂廢之并以為迂怪之事
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醇
襍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今書缺

有間矣孟子爲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毁之明堂在齊泰山即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白虎通稱東方爲岱宗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則亦黄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説亦不違矣

重修阿井碑記

阿井闢自上古神農本經有阿膠水經注河水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大城北門內西側臯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按太平御覽引周書云黃帝作井世本云伯益作井淮南子云伯益作井然藝文類聚引盛宏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則神農時有井明矣漢魏已來別錄圖經則稱或煮牛皮或煎烏驢皮其井官禁海內古迹莫先於此今在陽穀東阿二縣之界明兗州守郭鑑率牧令等建亭修井禮部侍郎許彬記其事於碑石今經數百餘年亭亦漸圮陽穀金令湘東阿蔡令臨到官已來以興廢繼絶爲念閔斯積廢陳請禁石加牀闌于記事于惟阿膠治疾以濟水性重而伏能分淸濁之界入河

泆出挾沙不揚是其效也古語云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禹之治水引濟逵河故無橫決之害濟分流則河患成矣治河比之治性情欲其陰陽相輔是以神農經稱爲主心腹內崩輕身益氣血陰氣陽引火下沈則無血崩氣逆之疾以膠收水或牛或驢舊不必拘其重在濟水尤重在阿井之濟水者古人能別水性如易牙之辨淄澠或神農於此嘗味尋源爲濟性最正之處迂儒不信水有伏流渡河之說豈可謂之知言哉今縣每歲煎膠入貢與古不異須昌壽良之地大河所經若微鄉微子冢猶且迷失獨幸此井未湮于於丙辰之歲兼攝運河都水使者巡工至此得覩上古遺迹惜求唐宋石刻蕩然無存欣聞雨令修井猶屬搜尋殘石遺字以廣異聞云

得爵記

爵者何觚也觚何以名爵韓詩說爵觚觶角散總名爵也何自得觚觀察之罷權臬也東方伯荆康使丁轉運公餞於灤泉之上觀察見陳觚而舉之三君子以浮觀察曰君盡此則以贈觀察盡之曰不敢以者好累君别去比至舊則觚在座隅蓋轉運所遠致也觀察能甄别三代古物辨古文乃考其制而記其事以報三君子觚方有棱八出四足如爵形高大倍之腹有象形文在亞字中宋人謂之亞形也有文曰者敢以太子尊彝疑都姬詒太子尊彝也驗之古圖及所得彝器爵不得方又無四足以家所藏爵較之一爵具人持刀形商器也實酒二爵如一方爵一爵銘曰戊作父癸宗尊彝保周器也實酒一爵略如一方爵始恍然曰此方爵者觚也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凡文

字象形皆商器人形爵實一升方爵實二升古制自相合如韓詩說周父癸爵量倍于商實二升是卽觚也觚而爵形孔子曰觚不觚觚哉歎此矣史記破觚爲圜班固賦言觚稜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今方爵有八出方稜是其制周之制觚體圜而適于用量又如之豈不監古加善但名觚而惡其方非聖人正名百物之義濫觴殆不可問矣君子見微故有不觚之歎且觚卽矩也矩法也道也論語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下爲觚哉觚哉注云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何氏承上至道言之以爲孔子一時之語今讀分章爲二非也道無常體方之是則從方圓之是則從圓故黃帝誨顓頊有法大方大圓爲民父母之言孟子亦言規矩方圓之至故古者制觚又制爵也然孔子則稱從心所欲不踰矩未嘗稱規易言直方不習无不利又言

直內方外德不孤與失之圓寧失之方此一說也孔子又稱儉吾從衆又稱今用之吾從周方而不適于用不宏于量君子以爲古此又說也然則觚與觶何所從歟孔子曰汝器也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無求備十一人商周絜矩之道也夫絜矩則方向圓不濫其體不失其名惟道在也古曰挈矩後曰模棱道不同不相爲謀宜世人誤以觚亂觚也觚者何上下圓如瓶說文謂之小觶亦謂之巵云圓器也惟考古博古圖命之爲觚按太平御覽引三禮圖曰觚兌下方足漆赤中上雲飾小其尾然則觚皆方足知今俗所爲花觚者非矣

歷山虞帝廟碑銘

菏澤縣古濟陰郡地縣東北五十里有歷山即舜耕處亦太甲所葬也按淮南子稱舜耕歷山高誘註云在濟陰成陽而鄭康成注尚書大傳云在河東証之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浸盧維知鄭氏所云河東者謂兗州之境故云盧維當爲雷雍今歷山與雷澤雍沮附近是鄭氏高誘皆以舜歷山即今菏澤之山矣皇覽又稱太甲有冢在歷山上亦謂此山山與曹縣接境湯葬在薄則太甲葬亦在殷畿無可疑也而酈道元則謂舜耕歷山在蒲坂或又謂在歷下劉昭注郡國志亦謂舜耕山在蒲坂以皇覽所稱太甲冢誤附于歷城之下周處風土記謂歷山在始寧剡二縣界或作魏士地記謂在潞城西北所以傳譌者其在蒲坂以是舜都或誤以鄭註河東爲郡名其在歷下以濼泉

上有娥英廟其在上虞以太康地記有舜避丹朱于此之說其在潘城以上谷有媯水出媯州城也舜之耕稼陶漁凡負夏陶墟河濱雷澤諸地皆在魯衛宋之郊則濟陰歷山爲舜耕所在誠如鄭康成高誘說不可易推後人致誤之由歷山本不高峻據水經註稱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亭亭傑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緣帶瓠河也自漢已來至于金元河決濮陽爲害曹南者數矣淤沙日高高岸爲谷自堯冢靈臺成湯箕子伊尹仲山甫之墓悉皆淪陷山亦漸欲平後人妄意歷山名迹必是峻拔之山故求之于晉于齊于越于燕以當之而濟陰之山于是反晦使者旣以觀察領河隄所至之處按古圖經訪求經史名迹修飾古聖賢陵墓今年三月行部曹南旣謁堯陵湯冢經雷澤灉沮因求太甲之葬至

于兹山山高平地止二丈许或言石为土掩太甲冢竟迷无表識山上有虞帝廟廟左側有元至治三年張復撰碑象飾完整藍明天啟時燬于火歷　國朝康熙乾隆間邑子某等屢事興修頃復加築祠垣崇飭堂寢乞予為文紀事勒石因考舜耕太甲葬當在濟陰之實著于碑俾邑子等列名于陰以識修廟義舉並無忘太甲墓迹云爾銘曰成陽中土神靈所鍾烝烝聖帝生于側微歷山不高名自上古木石鹿豕與聖游處南瞻湯冢北眺靈臺湯孫之葬依此崔嵬洪流振滔一變陵谷輿經失紀良史迷蹋巍巍象飾歷世光華讓耕讓畔休風不遐姚墟殷冢記在碑石後有億載証我遊迹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爲在蒲其時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薛瓚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爲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洹南跨睢汳西至衞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於祀典明設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閒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圮樵采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復徧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槩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譌列爲祀典

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誤水經注所稱徵縣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實莒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既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鑄贊興工立碑紀事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爲銘曰天乙在亳千里畿言觀于洛居河壓千年水從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唏稽古砭俗別是非滎河陵廟空魏魏釐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東海孝婦墓碑

國家令甲防護修葺古昔聖賢名臣忠烈祠墓勳　裕報

闕按漢書列傳稱于定國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令使者來監郡領河隄有宣美風俗之責孝婦以烈死慮令甲乃檄飭守令訪求祠墓所在得之於郯城東五里有康熙三

十四年按察僉事涂銓立碑守令申上其事既爲崇禮廟貌之
爲文刻石以表之云夫世之論史以爲孝婦之事天人共哀之
爲著靈應惜孝婦受惡名死責故縣吏不力爭者多矣于獨以
爲有三善焉天之所以感不旋日也孝婦無夫與子獨以事姑
生姑死何所適姑先以婦事我勤苦居鄉人孝婦被誣不敢徑
誣服以誣姑故初辭不殺姑驗治而不服則罪坐姑女或姑女
無他腸由于愛母母所愛亦愛之孝道也孝婦固欲死從姑又
全姑女故卒自誣服則孝婦得其死善一于公縣史耳漢秩縣
佐史月奉八斛是爲少吏見百官表漢州郡有決曹掾見唐六
典秩甚卑生殺人太守縣令之責史掾爭不得必縣令太守成
其獄然孝婦自服罪卽不能爲之白于上以疾去止矣善二後
太守必素知于公決獄平能聽于公言祭冢表墓善三夫是以

天爲之雨歲爲之熟于公爲之有子孫興也使孝婦姑不死則必不至居惡名孝婦或爲吏誣服于公或言不止史掾必不忍以疾去塞責後太守不聽于公言則不能解枯旱天不三年旱不因祭孝婦冢而雨則孝婦之寃獄與孝行不顯也其在洪範五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張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盈厥謂欲得賢者而不用是旱爲殺孝婦亦爲不信于公應經典也傳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又曰盡人物之性可與天地參夫以孝而受不測之禍反被不孝之名以一人刑罰不中而貽億萬人無妄之災孝婦何辜東海民又何辜是則憾也後太守悔過而即致雨前太守能以于公言出孝婦于寃獄不致東海民罹枯旱之患則前太守生一人亦生億萬人天人感應之禍又

將何所止是則補救之在人能參天地者也今之大郡古之侯
國各有分星善不善而賜應之政令之得失可不思哉予來洪
守梧州令臘端以勸政致祥龍蛇之歲雨澤既渥始由稽古興
廢之績故並書以嘉之又爲之銘以當迎送神之歌曰孝婦生
爲婦姑姑既死不惜軀孝婦服于公去守聽言其道古雨可降
死者冤告守令懊厥官冢與興廻東海死孝名關千載廟既新
視我文立頑懦泣鬼神

清故賜進士出身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兖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老不就徵明年春鈞請權布政使荆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兖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生天錫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年十六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　世宗十三年

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

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阜畢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于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導沁黃交門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進格報罷乾隆三年授甘肅泰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籍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泰安治環山西有龍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鐸峽朔寨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插疊瀦四日夜而水逼流民皆安堵縣聚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郡民輸糧苦觔運費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勿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

鞫之劾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于上不罪前令又雩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卽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貧窶戶不求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償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造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雩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劾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廢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邑歸秦安過白

額虎嘗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轅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畧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發兵往遥屯城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走擁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內悩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二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摭前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霸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攷覈金石嘗

出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
在河東時與同歲生劬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儁
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荆觀察其一也君事親
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
情至亦不爲崖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鉤棘莫不辦治
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遊覽登華山泰岱窮極幽險善奕能鼓
琴所著有經義史論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
日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二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縣南馬
青邨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泰安平番士民設位哭
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
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
產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

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日合葬子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黏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乎既表君之墓慨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既得矣則問所治之肥瘠以為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覬他邑以為勝此邑秋毫終無益于民若君蓄書貲斂皆採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賁臣鄭康成以為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從官亦即宰也縣宰所治僅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奈何輕用而褻視之若年君者可為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媿矣乃為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譽宰有聲僊邦石一片峙讀文書宰有千嗚呼微君古賢宰我無媿辭銘於此

伏羲陵禱雨文

蓋龍見而雩享帝於郊所以和神民而協風雨頃恒暘爲患麥實不堅將由仳仳之譏豈瞑冥冥之行伏念伏羲皇帝在天陟降維德馨香風姓之祀忽諸山陽之陵莫辨具官考求封兆屢阻攀躋特以五月辛丑朔遣官弁代躬展謁祈澤龍潭倘鑒尸位之愆勿靳羣黎之戚念茲秋種沛以甘霖方當糺異豐碑增崇廟祀庶幾靈爽鑒此微忱尚饗

附札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　札兗州府知悉時當夏仲正在祈求雨澤本道因魚臺鳧山宓羲陵後九龍潭宜昭靈應遣官取水茲於初五日既取到郡城雨隨水至合逆雩壇中謝札到該府等敬將龍潭水泉供設壇中本道當率屬虔誠叩謝以酬神貺俟甘霖大沛送水還山毋致褻慢特札嘉慶二年五月初五日行

許太恭人九十生辰事畧

家大母許太恭人生常州宜興縣　旌表節孝以家君官學博
敕封太孺人以星衍官比部郎　誥封太宜人今以官
監司　誥封太恭人大母父許君名建由舉人官粵西義寧
宰無子有女獨鍾愛大母先曾祖官禮部郎中生四子先祖弟
三先曾祖暨曾祖妣生曾祖妣相繼卒先祖十二歲而孤與季
弟隨仲兄鳳飛至粵西恩城州尉官署義寧君見而偉之乃以
大母許字爲館甥焉雍正七年歲己酉家君生又二年先祖勤
學攖疾卒於義寧官舍大母年才二十三義寧君愛家君英異
謂大母曰吾老恃壻壻亡嗣子不足恃魂將餒而欲奪大母志
而以家君爲嗣是時恩城君已卒季從祖入贅士司竟不歸孫
氏一綫幾絕大母聞義寧君言則以死拒且泣告以女何不若

男使孫氏有後祀許如祀孫迄今歲時伏臘必別祀義寧君於家所以慎前言也未幾義寧君卒官大母經紀喪事卒從粵西扶義寧君及先祖兩櫬歸里既厝先祖於夾港祖塋側復送義寧君柩於宜興葬已依母氏居一載以乾隆元年挈家君歸武進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封燕山侯從子指揮使名繼達者賜第武進世為勳閥歷三百年宗族聚居一宅食指繁費家中落先曾祖起家縣令故廉吏伯從祖又不事產業大母因義寧君仕宦積俸分半以屬子女攜歸得資饘粥家君方幼僕婦之子竊伺肆竊閱歲發覺窮治其貲遂空大母督課家君甚勤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飲食以勵學既冠為娶先母管太恭人繼娶吾母金太恭人乾隆癸酉大母見家君學成欲就京兆試因出一囊金為納粟貲曰吾別儲之以堅若志也其年

三月家君乃成行九月星衍生丙子科家君登賢書旋以下第留京師爲進取計者十年星衍生數歲貧不能就外傅或因伯叔父授經日晚歸大母躬問所誦書抽繹示句讀令溫習省分乃寢歲己卯大母以守節三十年得　旨旌閭歲己丑家君謁選句容縣教諭乃得迎養瀕行盡出所存田二十畝爲祭田歲丙午星衍舉於鄉丁未科以進士及第官翰林時家君遷河曲令星衍迎大母與吾母就養京邸者九年歲乙卯秋星衍由比部郎上考　簡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舉家至官其年冬家君由河曲解組來東嘉慶元年星衍權提刑至歷下官舍二年正月七日爲大母九十生辰幸神明鑒佑吾父母及兩弟家室團圞敬求　當代大人先生錫之壽言以爲光采榻勝幸甚星衍謹識